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

唐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司儀行人之官必屬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陳及之曰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而乃屬秋官者以六服諸侯之朝貢王之所以撫存覜省巡守亦邦禁所係也

薛平仲曰五禮固不止於賔客而達於天下之相親者惟賔禮為至是以掌禮之官必命曰行人因其事

宜以致其小大之稱故大行人以中大夫二人專掌禮之綱小行人以下大夫四人專掌禮之籍威儀煩縟屬之司儀小事纎悉達之行夫衛其行李以送逆之責之環人及夫五服之外若蕃國之入見雖不能盡同於中國之禮先王待之又特建夫象胥之官無所往而不接於禮天下亦何事於刑禁之防哉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鄭鍔曰奉一人之命供行李之役以往來于諸侯之

邦者行人也掌大賔之禮及大客之儀則以別乎其小者也六服羣辟謂之大賔則外近乎蕃夷者其君謂之小賔矣諸侯之孤卿謂之大客其大夫士來謂之小客矣大宗伯曰以賔禮親邦國蓋等降浸邈人情隔踈待以賔客且有禮儀使歡欣交通乃所以親之也於賔曰禮於客曰儀禮本也儀末也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行禮未嘗不見於威儀威儀未嘗不本於禮大賔為尊故以禮言大客為卑

故以儀言耳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則諸侯之尊何嘗不貴於有儀乎小行人言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且言君之禮也臣之禮也諸侯之臣何嘗不貴於有禮乎其所以異言者别尊卑耳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恊諸侯之慮（比毗志反）

賈氏曰此有考績之事故以王見諸侯為文大宗伯

無事相見故以諸侯見王為文○鄭鍔曰王者之於諸侯當其朝覲宗遇之時凡天下之事無不與之圖非止春朝則圖之邦國之功無不比非止秋覲則比之天下之謨無不使之陳何止於夏宗諸侯之慮無不使之協何止於冬遇此蓋因四時之朝分四等之名因時以明義而已蓋一歲之計在於春春者始事之時也故春言圖事謂春為造事之始耳秋者物成之時人之立事自春而圖之積功至秋亦可以成矣

故秋言比功謂秋為萬物之成耳夏者文明之時謨欲其明顯然著於耳目故取文明之時以陳之冬者收藏之時慮欲其隱故取收藏之時以協之謨欲衆共知故言陳慮恐人人異志故言協王者因諸侯之來而屈禮以接之欲與之經營圖為者如此三時不言諸侯則省文於事與謨言天下則非一國之事一國之謀可知至於比功特言邦國協慮特言諸侯者校其功之高下非合衆國比之何以見其優劣若夫

謀慮則恐諸侯之心不與天子協言諸侯者對天子之言也○易氏曰所謂春朝而圖事者若王制言諸侯之朝而考禮正刑是也然事作于先者功必成于後又於秋覲而比之所以察其禮刑之成二者見於春秋之時故因春朝秋覲之禮而行之所謂夏宗而陳謨者舜典言羣后之朝而曰敷奏以言是也然謨之見于外者慮必定於内又於冬遇而協之所以核其敷奏之實二者見于冬夏之時故因夏宗冬遇之禮而行之○王昭禹曰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始故也獨春朝不言以者春為朝禮之正非直為圖事也

愚案朝於春而圖事以謹其事之肇端覲於秋以

比功以述其功之告成二禮特重故序朝覲於夏宗之先宗則名其禮之知所尊遇則名其禮之適相合非其所急故夏宗有謨則陳無則已也冬遇慮乖則協否則已也故二禮不為重王者將以順適諸侯之情不得不立為四時之禮

黄氏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以四海為一家以

中國為一人蓋如此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鍔曰四時之朝常朝也時會者其會有時非一定之時蓋諸侯有不奉王命而王將有征討之事於是時則會諸侯於國門之外殷同者其同甚衆非一國之至蓋天子於十二嵗或未行廵守之事於是時則六服羣辟同見於天子之朝○黄氏曰殷正也使天下同歸於正故謂之廵守殷國此二者非常朝也乃發四方之禁乃施天下之

政各視其事之宜士師有五禁之法用以左右刑罰耳非所以為四方之禁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是謂四方之禁必以時會之時發之者蓋諸侯有馮弱犯寡賊賢害民等事不遵法禁王將有征討焉則會諸侯而發以示之使承命往伐茲其事之不常固有時而發矣地官有均齊天下之政然用以治内地爾非所以為天下之政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是謂天下之政必於殷同之時施之者蓋諸

侯有當各朝之年雖示之以政職未必信其為均不均也於九畿並朝之年則合而為一施布以命之使同見其所貢之等示其政之無私故於同而施之也

○黄氏曰禁繫之四方禮俗人情有不同不可得而一也政繫之天下四方内外不容其或異也政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

易氏曰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賔禮也大宗伯詳其賔禮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命諸侯之實然宗遇會同亦或總以朝覲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公

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冬遇依秋此比功協慮皆所以攷其終故曲禮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為主至於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覲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覲此朝覲宗遇之名雖異先王行禮之意一也王氏詳說曰大宗伯大司馬法與大行人載此各相為異同宗伯言朝覲之禮行人言朝覲之事至於司馬法謂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

謨覲遇會同亦如其說言朝而必言禮言事而必言同事葢同者有同與不同之義焉此所以為司馬法

○愚按餘說見大宗伯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呼報反殷覜通弔反以除邦國之慝

鄭鍔曰諸侯之事天子則有時聘殷覜之文大宗伯所謂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是也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報其禮故此行時聘殷覜之禮以荅之但天子遣行人以往則曰結好除慝此所以不同也諸侯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矣王又以時遣人聘之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之等是也聘則有財以為禮所以結好於諸侯先儒謂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遣之所以結其恩好考其文意似非是也諸侯於一服朝之歲皆使卿以聘禮來覜是也覜省視也王者省視其所為慮其有相惡之慝慝者怨惡之匿乎心也積怨不除至於相吞滅者有之為之講解使消除焉合方氏所謂除其怨惡殆此類也先儒謂諸

侯使卿來覜天子命以政禁除其惡行亦非也

黄氏曰鄭見宗伯序聘覜於朝覲宗遇會同之下故皆以為王見諸侯之臣然大行人間問歸脤賀慶致禬與殷覜聯文不知何以分之又鄭注典瑞琬琰圭則曰王使之瑞節至此乃以為王見諸侯之臣蓋自叛其說矣大抵存覜省聘問小行人所謂臣禮者存覜省王撫諸侯王臣行之聘問諸侯邦交諸侯之君行之諸侯固有當朝而偶有故不能朝者於經則有

世子攝君之文未見諸侯使卿大夫聘王之名或君有故未有世子則如之何曰寧賜毋朝不使臣代其君禮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鄭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鄭鍔曰諸侯之於天子有時聘之問天子間一歲亦一問之是謂間問蓋諸侯之衆未必皆能通曉吾志之所在者

間歲問之告之以言語書名使其心曉然知王朝之意下文所謂七歲諭言語九歲諭書名是也諸侯之於天子有致福之禮天子之祭亦歸之以胙是謂歸脤蓋諸侯以福致之王王祭畢亦取胙肉以歸之乃所以交其福凡此時聘殷覜間問歸脤固有一定之期若夫賀慶致禬遇時則舉初無常數之拘以物賀者曰賀與禮記賀娶妻之賀同以言慶者曰慶慶與左傳諸侯皆慶寡人之慶同所以賛其可喜也○鄭康成

曰贊助也○王昭禹曰所以與之同其樂若夫禬禮諸侯之國為灾害所困則會財以與之以補其闕與孟子所謂補不足之補同○鄭康成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王昭禹曰所以與之同其憂然大宗伯有禬禮以哀圍敗之言故學者專指圍敗為說余以為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皆當賑恤之不特國為人所圍敗然後會財以補之也大宗伯分而言之大行人合而言之

黃氏曰間問王自以日月闊疎恐情意隔絕則間遣

使而諭之漢中山靖王來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宗伯無問問朝覲宗遇會同歸脤賀慶致禬皆已見大行人又見宗伯典籍之所存也大行人上下所由以交際也故宗伯總其綱目大行人明其事義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矣大行人列於刑官之屬漢叔孫通所撰禮儀與録藏於理官固為略知此意而本末不相副專欲倚法而行卒之法家不傳而臣民莫有能言者

總論

王氏詳說曰宗伯賔禮皆言諸侯於天子之事不言天子於諸侯之事至於饗燕之親四方脤膰之親兄弟慶賀之親異姓反見於嘉禮蓋賔禮為諸侯而設嘉禮為萬民而設以諸侯歸脤慶賀之事與萬民同其禮所以正君臣之分使諸侯不得與天子分庭抗禮也此周公制禮之深意然宗伯以歸脤慶賀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槩以為諸侯蓋宗伯言其定制行

人言其通用也不然齊為異姓宰孔何有加勞一級之語宋為二王後皇武子何以有天子有事膰焉之語乎況歸脤以交諸侯天子歸脤於諸侯諸侯亦歸脤於天子都宗人謂致福於國者此也然則凡言諸侯者不以同姓異姓為義例也若夫致禬以補諸侯之烖皆凶禮之五者是也凶禮之別曰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皆以哀為文是同其事也可知鄭氏以致禬為凶禮之弔禮禬禮賈氏以致禬為凶禮之弔

禮鄭氏之意但謂弔禮哀禍烖禬禮哀圍敗而此曰致禬補諸侯之烖也賈氏之意謂禬禮用之於圍敗非用之於禍烖遂以此惟言弔禮餘四者非行人之事也從鄭氏之說則一句不容有二名從賈氏之說則二字不容合而為一句二說皆失之嗟乎春秋之時天子待諸侯之禮雖存諸侯待天子之禮已廢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于天子也不過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於王所而已初非來朝也

書天王之來聘於魯者有八來錫於魯者有三莊元文元成八來求於魯者有二桓十九文九來歸脤於魯者有一定十四年初不聞魯之來聘來錫來求來歸脤於天王也魯之懿親能秉周禮者且如此他可知也

王昭禹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也時聘殷見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王致愛於諸侯也諸侯以禮致其勤王以仁致其愛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其賔客

鄭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

大夫士

鄭鍔曰有命本由有爵諸侯之命為尊不止於爵而已故以命言有爵未嘗無命諸臣之命為微命不足道也故以爵言典命言諸臣五等之命則諸臣未嘗不以命為别書言列爵惟五則諸侯未嘗不以爵為主此各因其盛者言之命言辨爵言等命之尊者以

五以七以九為節數至於緐則易於亂以辨為言欲其數之有別也若夫爵則不然同為士也而有小大若次國之士同為大夫也而有小大若次國之大夫同為孤卿也而有小大若次國之孤卿此所以為難齊是故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各因其國之小大以齊之不然小大無等待之之禮無時而可同矣

易氏曰爵命不同如此而曰同邦國之禮者非謂舉其倍蓰不同者而同之也命同於上公皆以九為節命同於侯伯皆以七為節命同於子男皆以五為節以至爵同於孤則皆以四為節爵同於卿大夫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命則亦各眡其命之數而為節以此待賔客則大行人之所掌有定籍而其爵命之上下隆殺各當以禮而舉不敢踰其分其為同也至矣〇鄭鍔曰王朝之禮如此亦欲邦國知其如此苟王朝用之邦國不同何以使賔客之禮歸乎一哉

惟辨其命等其爵斯可得而同矣九儀以辨其君之命等其臣之爵命同者其禮以命而同爵同者其禮以爵而同如是則内外其知禮之無二矣

上公之禮

王氏曰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鄭鍔曰周封魯以上公之地是同姓之為上公也建微子以為上公是異姓之為上公也公視侯伯固已尊矣而曰上公尊而又尊之辭

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

賈氏曰執桓圭九寸者以桓楹為飾繅藉九寸者所以藉玉○鄭康成曰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鄭鍔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法之陽之極數過於九而必亢以九而止故上公法之圭之寸服之章常之斿樊纓之就車之乘介之人皆以九為節所以法陽數之極以明人臣之位極於此矣

冕服九章建常九斿

鄭康成曰冕服着冕所服之衣九章者自山龍以下

○鄭鍔曰上公所建交龍之旂爾至於日月之常王所建也今曰建常者蓋别而言之指畫日月者為常總而言之凡爵命之尊所得而建之旗皆可謂之常謂其常得而用之也○王氏曰謂之建常以象其道也非有取於日月為常之義此所以稱王之所建者為大常言大者以明於旗之中為最大○鄭康成曰斿其屬縿垂者○賈氏曰爾雅云纁帛縿練旒九正幅為縿謂旌旗之幅也其下屬旒故云屬縿垂者也鄭鍔曰凡此皆諸侯命數所當用

樊音盤纓九就貳車九乘繩證反

鄭康成曰樊纓馬飾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副也○鄭鍔曰後乘之車

介九人禮九牢

鄭康成曰介輔巳行禮者○王昭禹曰以相禮曰介以相賓曰儐介儐所以傳辭○賈氏曰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鄭鍔曰禮九牢以下則朝享之時王朝所以待之之禮也禮則掌客所言饔餼之大禮也三

牲備為一牢王朝禮賔之禮莫盛於此然其禮常致於既朝享之後○賈氏曰饔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 今乃敘於介九人之下為非其敘蓋述禮者因其數之用九故併列之耳○愚按餘說見後擯者五人

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

鄭鍔曰凡諸侯之來朝春夏則受其贄於朝乃受其享於廟所以象陽氣之布散秋冬則受贄受享一於廟中而已所以象陰氣之收斂春夏之分也以明賔

主秋冬之合也以正君臣此言朝位賔主之間步數者指春夏之言也蓋春夏於朝受贄王不迎賔已受贄訖乃受享於廟王於是有迎賔之法其朝見之位分為賔主相去九十步者王與上公相逺之數〇鄭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賔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易氏曰於是王行四十五步以近賔賔行四十五步以朝王〇陳君舉曰賔主立禮公九十歩主人便合近前四十五步方相揖以下便降殺此意思極佳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漢儒之陋今不取

之

立當車軹

鄭鍔曰惟其為賓主故諸侯得用上服乘所得乘之車而至及門下車當車軹而立軹車轂之末○賈氏曰車轅北面向在西邉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車有二軹一是轂末一在軓前此謂轂末之軹○鄭康成曰王始立大門内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賈氏曰王立當軫

差約小向後為尊故也

擯者五人

賈氏曰擯五人者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晉夫為末擯其餘二人是士也○鄭鍔曰前言介此言擯者賓自用人以輔己行禮則名曰介王朝用以相禮賓而進之者則名曰擯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論語謂君召使擯是也

廟中將幣三享

鄭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鄭鍔曰既擯而入廟王受其享享必用幣上公將送幣以享王其享也必至於三則禮成於三矣

鄭司農曰三享三獻也○鄭康成曰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

薛氏曰多儀不及物為不成享此所以貴乎將幣恭敬者幣之末將君子不可以貨取此所以貴乎廟中也廟中者昭穆之所序祖考之所安諸侯於此以其

物陳其幣蓋以王者之所以事祖考者事其君也其將幣不敢以授王也治官之尊者授之大宰賛王幣小宰凡授幣之事是也又以禮官之尊者受之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齎是也清廟曰駿奔走在廟則朝諸侯而受享也○鄭鍔曰公侯伯子男所以將幣享王者同以三而成禮故皆曰將幣三享為下之道不可以有二也

王禮再祼而酢

賈氏曰王禮者自是已下○鄭司農曰裸讀為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鄭鍔曰賓主之道報施為先賓既致禮於王主當致禮於賓故受享已訖王乃禮賓其禮也再裸而酢祭祀之有裸酌鬱裸以求神也王之事賓如事神尊之之至故王既裸之后又裸之是為再裸再裸之後賓乃酢王所以報王尊已之誠然康成說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以為非王與后親為

之也嘗考小宰之職曰凡賔客賛祼謂賛王也若宗伯攝酌豈可以天官小宰賛之乎内宰之職曰凡賔客之祼獻瑶爵皆賛謂賛后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内宰以賛之乎康成之説蓋因大宗伯言大賔客則攝而載祼遂失之耳大宗伯於王后不與之下而有是説此則王與上公分為賔主親自迎之其禮如是其恭何獨於祼為待賔之至乃使人攝行其禮乎康成誤矣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賈氏曰饗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享

○鄭鍔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有房烝以成其禮有體薦以示其儉有備物以象其德設几而不倚立飲也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所以定禮儀其禮則九獻蓋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之後更八獻而禮畢猶宗廟之九獻見其禮之至也

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康成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鄭鍔曰食禮者大牢以食賓設酒不飲以食為主也以樂侑食賓九舉牲體而九飯樂亦九奏也掌客云三饗三食三燕此言饗食而不及燕蓋饗食在廟燕在寢此方言朝享之禮賓主之儀在廟中之事故不及寢中之事蓋饗以酒為禮食以食為禮而燕則脫屨升堂坐飲至醉以示慈惠而已非朝享之正也

出入五積

鄭康成曰出入謂從來訖去也○鄭鍔曰出入從來有禾米芻薪以供其僕從車馬之費亦用牢禮以致之謂之積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積言委積之多也賓自外而入謂始至也自内而出謂將歸也或來或去其積皆五以為僕從車馬之費不可一日闕焉以五為節天地之中數也○鄭康成曰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愚按賈氏說見掌客文

三問三勞

鄭鍔曰問者問其不恙勞者勞其勤苦以三為節禮成於三也觀諸公之臣為國客之禮出及中門之外有問君之禮曰君不恙乎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則上公之來其問之也可知然諸臣所問問於既見之後此三問在三勞之上則不俟面見然後問也蓋問闊之久聞其來則使卿大夫致其問之之禮既問矣及境則一勞至遠郊則一勞至近郊則又一勞勞

者勞其跋履山川行道之勞也○鄭康成曰問勞皆有禮以幣致之○賈氏曰三問者按司儀諸公相為賓云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注云間闊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于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按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皆言饗禮非朝禮也皆主在廟非主在朝也且朝禮皮弁此云冕服按覲禮云侯氏

裨冕在廟覲天子是知非在朝也明矣朝禮乘墨車此云樊纓按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知非在朝也明矣朝禮無下堂見諸侯之禮雖覲於廟亦無下堂見諸侯之理此云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按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是知非在朝也明矣且諸侯朝王始勞于畿使小行人往小行人之明文也三勞于近郊使王人往覲禮之明文也但勞于遠郊而禮無明文其亦使王

人歟至於國天子館之前朝皆受命於朝前朝者即庫門外之外朝也以其右九棘為五等諸侯之位耳惟朝禮則受贄於朝覲禮則受贄受享一皆於廟享之日次於朝覲之日也二鄭說此相為異同然後鄭之說皆約儀禮而為之說也按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後鄭以朝位為在大門外是約儀禮之聘禮而為說也按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後鄭以廟中將幣為受命祖之廟是亦約儀禮之聘禮

而為說也按覲禮行享皆有庭實後鄭以三享為束帛加璧庭實是約儀禮之覲禮而為說也按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是問勞皆有幣矣後鄭以問勞皆有禮以幣致之是約儀禮之覲禮而為說也然三享在祖廟饗食在禰廟燕在寢此言廟中是不及燕也雖不及燕左傳云饗終乃燕燕可知矣飧五牢則饔餼九牢飧四牢則饔餼七牢飧三牢則饔餼五牢此言禮九牢七牢五牢是不及飧也雖不及飧掌客云

積視飧牽曰問曰積飧可知矣○易氏曰皮弁日眡朝而已玉藻曰裨冕以朝註謂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知此則知命圭五等以至繅藉冕服之三等皆朝禮也偏駕不入王門王門之外而已庭燎之詩曰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註謂君子諸侯將將鸞鑣聲乃樊纓之制知此則知建常樊纓以至貳車之類凡三等皆朝禮也經之齊僕曰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註謂迎賓及送相去遠近之類知此則知朝位賓主之間步立之儀皆朝禮也上公之禮其位相去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後鄭雖不得其說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直以為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矣朝禮既訖然後於祖廟行受享之禮故將幣三享以至王禮之祼諸侯之酢又至於享禮食禮皆廟中之禮此廟與朝禮其

別如此豈可強為之說

諸侯之禮執信^音伸^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

鄭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鄭鍔曰信圭繅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及牢禮賓主之步享食之禮在侯所當用者以七為節在王所以待之者亦以七為節其視上公降殺以兩而然也

立當前疾

鄭鍔曰其立則當前疾蓋又進而在軹之前也司農謂前疾為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蓋輈人之輈深四尺七寸其軾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軹為稍近矣

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鄭康成曰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

不裸也

鄭鍔曰擯者四人出入四積再問再勞皆視上公而減殺也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鄭鍔曰禮如諸侯所異執躬圭而已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

鄭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鄭鍔曰穀璧繅藉

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及牢禮賔主之步享食之禮在子所當用者皆以五為節在王所以待之者亦以五為節其視侯伯降殺以兩而然也

立當車衡

王昭禹曰車衡謂在輈下軏兩服之領前是也○鄭鍔曰公侯伯子男以臣事主其禮一耳今其待主之迎或立乎軹有止意或立乎前疾有速意或立乎車衡有平意卑者前而尊者後小者近而大者遠何耶

蓋尊者大者其體隆故其文縟所以遲而後則其趨而進也舒而緩卑者小者其體卑故其文殺所以進而前則其趨而進也蹙以速

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鄭康成曰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賔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賔是與

總論

鄭鍔曰王於上公再祼而酢則王與后皆祼之於侯伯子男則皆一祼蓋后不祼待之之禮不敢同於上公矣均於一祼幾乎無等故侯伯受一祼則不酢酢雖一也猶有賔主之禮不酢則非賔也此所以别小國之君不敢純以賔道自居但王禮之以為賔而已王所以賔之者有大小國之異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鄭鍔曰諸男之禮皆與諸子同所以異者執蒲璧而

已○劉執中曰其地等者其禮必同其命殊者其數亦異分六服所以齊其遠邇當朝者不敢不至矣封五等所以齊其大小當朝者不敢不行矣至於圭玉繅藉冕服旂常纓就車乘介牢朝位步立前後幣享等差祼酢獻舉積數問勞莫不為之降殺一其禮儀者所以辨上下定諸侯之志能使人之安於其位樂於其職不敢僭上以作其好不敢陵下以作其威遵主之道以建其極凡長民者舉皆如是用中之道行

乎四方矣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鄭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也○賈氏曰若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不得執皮帛也但侯伯以下臣無此更見法惟大國孤尊故天子别見之○易氏曰經言執皮帛者三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典命言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言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言大國之孤則為上公

之孤大國之孤執皮帛而上同乎天子之孤者天子六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不純乎子男也以公之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鄭鍔曰此等諸臣小爵以同其禮也大國之孤公之孤也所執者皮帛若以君命來聘其位在子男之後子男行朝覲之禮畢乃繼其後而進也典命云公之

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言宫室車旗衣服禮儀也故言眡與此下文其他皆眡小國之君之意同此言進見天子之敘故言繼與典命言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意同

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息亮反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鄭鍔曰出入之積問勞之禮視子男而降殺其朝位則當車前愈卑則進而近君也愈盛以速也其傳辭

則不使介交于王之擯必親自對擯〇王氏詳說曰即聘禮所謂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儐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是也行聘享於廟之時亦不用相禮之人〇王氏詳說曰即聘禮所謂儐者納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是也以其介西上而不東上故曰廟中無相王禮之一用酒而已不加鬱鬯其他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祼酢享食之禮皆與子男同〇易氏曰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此所謂眂小國之君者也眂之為言輕重不同皆倣其禮則不純乎小國之君明矣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

如之

黄氏曰鄭謂此以君命來聘者非引聘義諸侯邦交之禮也孤卿大夫士從其君來朝當見入貢獻功以事特來亦當見孤視小國之君卿下其君二等即小行人禮籍也臣工諸侯來朝遣于廟之詩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遣其君而戒其臣古人之意深矣○鄭鍔曰凡諸侯之卿有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或三命或再命之不同然王朝禮之也各視其

國之君而降二等謂介與朝位賔主之步降二等也其餘各以其爵焉若夫其下之士大夫又降其君二等故曰皆如之公以九其卿則降而以七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五以侯伯言之侯伯以七其卿則降而以五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三以子男言之子男以五其卿則降而以三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一故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正謂是也士雖無介與步數同降者守禮之等也

王氏詳說曰臧宣叔有言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王制皆如臧宣叔所言但加一位字然臧宣叔言卿大夫而不言士王制言卿大夫而又言士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二家之言皆以次國小國之卿大夫士視大國而降一等二等也此言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者葢以本國之卿大

夫士視本國之君而各降二等正與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同矣然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即子男是也子男以五為節故凡禮皆五令上公之卿七介是孤為降於卿矣曰此正周公制禮之深意也其曰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則小國之君受贄于朝而孤亦得受贄于朝卿雖七介但不過受享於廟則是天子待上國之孤其禮二而待上國之卿其禮一而已然舜典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連文者直

謂從諸侯而見天子耳非因聘而自見也宗伯所謂以禽作六贄者又直謂作之以等諸臣爾非因聘而得受之於朝也且諸侯之臣從其君以見天子得執其贄從其君以見外國之君亦得執其贄如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鴈是也若夫初仕見己君亦得執其贄士相見禮云卿初仕見己君皆見以羔是也況大國之孤與次國之卿來聘其行享亦異其日如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以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易氏曰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內外大小之辨也周

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周之侯服甸服即禹貢之侯服周之男服采服即禹貢之綏服周之衛服蠻服即禹貢之要服○胡伸曰謂之要服者則覊之而已政不致其詳刑不致其嚴使無乖離散徙以為中國害又曰要則約之而已非治之所及周之夷服鎮服即禹貢之荒服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職方氏所載雖時有損益而皆不改乎禹貢之舊孰謂其廣地於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於六服者以其為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守之地

然在九州之内則其待之也實與要服同其禮惟此六服朝畢十二年王乃廵守則是王廵守之禮止及六服故也

王昭禹曰書言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言之方是時限朝止於五服而已○陳君舉曰武成敘諸侯之來會止言五服洛誥稱諸侯之助祭 又言六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矣行人六服則要服非特承德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此其極也

鄭鍔曰此言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來見之歲與所貢之物康成謂六服隨服來朝六年一遍孔安國據左傳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之文以為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是周之正朝法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今考此文言歲一見二歲一見三歲一見則正言諸侯來朝之歲數大宗伯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與夫時見殷見者皆

言諸侯見王之名知此所言非指遣使明矣諸儒所以紛紛者正以見而貢物疑之耳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為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嬪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況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為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闊乎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彼

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為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竊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見固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為來朝始有貢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

而入耳說者合而為一玆所以紛紛也侯貢祀甸貢嬪男貢器采貢服衛貢材要貢貨者亦以內外遠近為之緩急輕重也內而近者宜貢其物之急而重者用物之尤急則欲其致之速凡重而大者取諸近則力所能致也故祀物嬪物器物使侯甸男貢之祀者奉祭祀之物包茅之屬是也○鄭康成曰犧牲之屬 嬪則嬪婦所化治之物絲枲是也器則祭祀之器宗廟樽彝之類是也○王氏詳說曰鄭氏於九貢以器物為銀鐵石磬丹漆以此貢器物為尊彝之屬何一事

而兩說蓋天官九貢歲之常貢也行人六貢因朝而貢也歲之貢不容得貢成器所以與因朝而貢異也古者天子班彝器於諸侯所以鎮撫其社稷也諸侯薦彝器於天子所以鎮撫其王室也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是責其不能薦彝器也然則因朝而貢器物其彝器歟此鄭氏所以兩立其說其用急其物重責於內而近者宜矣外而遠方宜貢之緩而輕者用物之尤緩則不欲其致之速凡輕而小者取諸遠亦量其力之所能致也故服物材物貨物則使采衛要貢之服則織纊纖縞之類材則珠象金玉之類○鄭康成曰材物八材也

貨物則物之輕而可寳者龜貝之類其用綏其物輕責於外而逺者冝矣然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斿貢有物貢不見於此六服之外誰貢之哉葢王所責於諸侯者惟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燕游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以將意皆不可立為定名以責之也諸侯自有享上之誠欲自致于王則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耳此言貢使以為歳事之常故所致之叙與此不同則知行人為一定之制而大宰非一定之

制矣○唐氏曰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産物不同大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姑整齊言之不復别某國貢某物也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言蓋亦互見耳非以為限也○黄氏曰九服職方已見此又見朝節貢物著於此違禮則刑不王則誅六官所以合治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易氏曰夷鎮二服實在九州之内蓋先王以其荒遠非廵守所至使不列於六服鄭氏徒見此二服不列於六服遂槩以為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經止言蕃服鄭氏乃加之以夷鎮二服非也且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乃舜之十二州禹治水成功别為九州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則亦九州内之五服在周則夷服蠻服以上是也若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即周之所謂蕃服者當時雖不言所貢之逺物而言五長則有職必有貢故也至周人始詳其制天子廵守止於六服而夷鎮二服在九州之内則其朝貢繼於要服之後九州外之蕃國雖列於九服之末然世一見則不責以中國之禮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則不同於中國之物如武王克殷而西旅貢獒肅慎氏貢其楛矢以其所貴寶為贄也故明堂位朝諸侯于明堂而四夷皆在四門之外以成王之嗣位也

世一見明矣○鄭康成曰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鄭鍔曰贄與禽作六贄之贄同非常貢也○王昭禹曰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者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也○唐氏曰夷服鎮服尚在九州之内行人不言者見

贄與蕃國同也言蕃雖以面言五百里為率通曰九

州之外無道里之限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鄭康成曰撫猶安也○鄭鍔曰諸侯事上既以盡其

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凡以致其恩也故言撫

撫必遣使自廵守之明歲為首間一歲則覜之又間

一歲則省之又間一歲則屬其象胥又間一歲則遣

行人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然後王

乃巡守不巡守則殷國皆所以撫之也○易氏曰撫諸侯而言邦國諸侯者非獨厚其君也凡先王所以建君公后辟上以蕃王國下以輯百姓而已使其於百姓而不能推其德意於王室而不能守其政刑雖曰撫之非所以撫之也

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

鄭康成曰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王昭禹曰存者問而存之也○劉執中曰存問其安否覜者問而視之也○劉氏曰覜視其治效也省者巡而察之也○劉氏曰省察其風俗覜則詳於存省則

詳於覜○鄭鍔曰愈久則愈致其勤此五歲間問其名各異○黄氏曰存覜省其為禮宜有不同時聘上已見此又出上舉其節此疏其當行之事歲月詳焉存覜省皆間一歲侯國衆實二歲而徧也侯甸采衛皆然無降殺其恵均也存覜省五歲而周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鄭康成曰屬猶聚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鄭司

農曰象胥譯官也○鄭康成曰胥讀為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裳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諝謂象之有才知者○劉執中曰以其象胥屬王之象胥則言語可諭於其俗辭命可協於其民○鄭鍔曰諭言語曉之使知○鄭康成曰辭命六辭之命○鄭鍔曰為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交鄰國慮其所作體制不同故協而合之○王昭禹曰賓主不交無辭不相接欲民之無相褻也協辭命所以使之交也○易氏曰通五方之言語合九等之辭命

皆𧶠胥之職○鄭康成曰瞽樂師○鄭鍔曰諸侯掌樂之官史大史小史○鄭鍔曰諸侯掌書之官○劉執中曰以其瞽史屬王之瞽史則六書可諭也而書名爲先六樂可聽而聲音爲本○鄭康成曰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易氏曰達六書之文察五音之和皆瞽史之職

鄭鍔曰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不止於視之察之而已又有以教之焉患其言語辭命之異也則會

象胥以教告之患其書名聲音之異也則會其瞽史以教告之患其法度之廢壞而或變革也則遣行人往焉其省之也如是各有事焉不徒省爾○李嘉會曰必召象胥以諭言語協辭令聚瞽史而諭書名聽聲音者無非通內外上下之情而知其好惡嗜慾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

鄭康成曰達同成脩皆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

○王昭禹曰瑞六瑞也節六節也達瑞節所以達四

方而交之○鄭鍔曰瑞者所執之玉有璧有圭節者所用之節有金有竹達之使無不通○鄭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鄭鍔曰量有小大度有長短同之使無或異○鄭康成曰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鄭鍔曰享禮之用牢或九或七或五恐其或異成之使彼此所用各適於平無有僭踰之過數器者○鄭康成曰銓衡也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合方氏之所同者也恐其多寡小大之不齊於是一之法則八法八則也法則者王朝所施於邦國都鄙而匡

人之所達者也恐其久而或廢循者治之也使數器之法復歸乎正無有廢壞之時

易氏曰至十有一歲然後為之察諸侯之政刑瑞節見於小行人之官從而達之牢禮見於掌客之官從而成之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從而循之度量數器一於合方氏之官從而同之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李嘉會曰王將巡守必告戒之於先茍或不然則幾於不戒視成謂之暴矣

十有二歳王巡守殷國

鄭鍔曰至十二歳王乃廵其所守變禮易樂者可以知其畔革制度者可以知其逆或討或流於是行焉若或有故而不廵守則合天下諸侯皆來朝王於京師考其制度焉是謂殷國殷者衆也言命衆國而皆至也○呂氏曰廵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提人心聖人運量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有缺一次廵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

已之意

王氏詳說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虞舜巡守之制也王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此夏商巡守之制也書與王制所載亦與此屬象胥瞽史達瑞節同度量等事無以異也但虞夏商待巡守而後行之周則已行而後巡守此所以十二歲而一巡守亦不為踈也況周禮所言巡守必及殷國殷國者衆見曰同之謂也謂王不巡

守耳按襄十三年鄭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歳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是知王不廵守者亦為卜征五年之不習其祥爾然則聖人以順動其可輕乎○楊氏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廵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歳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繁其人衆其於廵守也兵衛多征求重故行之十二歳不為踈○吕氏曰唐虞五歳一廵守周郤十二年葢周時文治已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廵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賔而見之

賈氏曰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鄭鍔曰左氏云宋公不王謂不朝王也朝王無非事者行人則辨其位如朝士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之位○賈氏曰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如司儀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之等○賈氏曰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所立之位則辨之所次之等則正之又恐其拱揖不齊進退失節則協其禮使相合如一○賈氏曰謂牢禮享燕積膳之禮然後

賔而見之使得以進見乎天子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鄭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賈氏曰諸侯為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鄭康成曰四方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易氏曰文二年秦

伯使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客曰不腆幣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此用幣以告用兵之證諸侯相告如此而況告於天子乎然行人之官乃以此待小客蓋小客不交擯受其幣而聽其辭宜也此言大事則非小客不交擯之比鄭氏乃引聘禮曰若有言則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者蓋因聘而有所請於王言則天子聽之束帛則天子受之非大行人所得而與若援此以證必如享禮則緩不及事大行人受其

幣而聽其辭為諸侯之告急者設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昭禹曰邦交謂鄰國之往來○賈氏曰聘禮云小聘曰問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鄭鍔曰問則問其不恙以言為禮○王昭禹曰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歲相問則比年之小聘也殷相聘則三年之大聘也大聘施於小聘之中歲故曰殷殷中也○黄氏曰殷亦為衆○鄭鍔曰殷在二年五年之

中聘則遺之以物以財為禮也左氏昭九年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預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禮也○鄭康成曰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鍔曰嗣君新即位則相朝所以繼好息民也文元年公孫敖如齊聘左氏以為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忠信卑讓之道也成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襄三年公如晉始朝也襄九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氏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講事補缺禮之大也

胡氏曰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征而不納以歸無合於殷聘世朝之制矣

程伊川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説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理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王氏詳說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為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歲一朝也鄭子太叔又以為五歲一朝然比之世相朝則與子太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叔向為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為言子太叔為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踈故以五歲為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又自為異同之說聘禮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為聘為文也王制曰諸侯

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聘天子為文也聘禮之言比年小聘合於周禮之歲相問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初無年歲之限如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為殷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為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王制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與聘義

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後一朝天子可乎使居衞服而五年一朝為得禮矣若侯甸男采謂之得禮乎知此則知王制之言雖紀夫四代亦雜於春秋之制鄭氏以王制所言五年一朝為晉文公霸時制雖未必然亦有所近似

周禮訂義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周禮訂義卷六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劉執中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其孤卿上下大夫四等入覲之禮隨其爵命為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邦國之禮者皆書于此籍也○鄭鍔曰賓客之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固有籍以記之大行人掌其

禮儀小行人掌其禮籍則案其名位尊卑之書以待之也掌禮儀尊者之事掌籍卑者之職此其官小大之别歟○易氏曰籍有在王官者在諸侯者周稱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諸侯自為籍如此則掌之王官者為可知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賔客之禮葢以王官所掌之籍而合諸侯所記之籍故曰協大行人以此待大賔大客小行人以此待四方使者職之相承如此○鄭康成曰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賈氏曰貢即大宰九貢○鄭康成曰功考績之功○

鄭鍔曰諸侯每歲有常貢必以春入則因四時之始以供王一歲之用也諸侯任事有成功必以秋獻則因萬物之成以明圖事之效也小行人令之使不爽春秋之期而已○黄氏曰諸侯春秋遣使貢獻是為歲事故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

愚案王者封建諸侯使之知有天子之尊者惟春秋貢獻不絶于王所而已入貢獻功此正是把握諸侯處令之以時受之必親公卿大夫皆不得與

以見其在天子諸侯安敢不惟命是承既受之後

王者方眡國籍以還其禮數

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王昭禹曰國有小大其禮有等差皆載之於籍也○王氏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嘗以所禮之國名籍焉以為故常左氏傳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鄭司農曰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

王昭禹曰諸侯之入王以其在道塗之勞則必有以勞之逆勞于畿始至而勞之于外也○鄭鍔曰掌其入境之勞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

王氏詳說曰逆勞于畿小行人也及郊勞則非小行人蓋小行人于郊勞之時眡館而已賈氏謂勞于郊為大行人事其說雖不見于經然亦有可采者案聘義言諸侯之禮云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大夫尊于士則郊勞重于逆勞于畿矣案書傳畧說云天子

太子年十八稱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迎于郊然
世子郊勞夏法也周法則不使世子使大行人然有
近郊勞有逺郊勞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
勞鄭氏以為近郊蓋近郊則用皮弁故也言使人即
王人王人即行人也賈氏謂近郊使大行人逺郊亦
使大行人得矣○鄭鍔曰三勞之禮初至則逆于境
及至近郊逺郊又有郊勞之禮致館于賓又有眂館
之禮○黄氏曰環人舍則授館小行人眂之耳○易氏曰小行人至郊勞之時又先為之眂館蓋賓

至國天子館之前朝前朝者庫門外之朝右九棘之位也朝享之時則有將幣之禮皆王遣公卿以示其誠意之厚非小行人事小行人但為承而擯蓋為次擯而已承者繼之之辭有上擯矣○李嘉會曰大將幣擯者非一小行人既奉且擯之宗伯為上擯此則承而繼其後也○黄氏曰承猶奉也相出入異辭也小行人既為承擯矣而肆師又曰大朝覲佐擯此為大朝覲設若常朝覲則小行人為承擯而已○易氏曰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易氏曰大客謂諸侯之使者凡時聘殷頫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與諸侯同但旅擯不交擯耳交擯者傳辭于末擯示不敢與天子抗諸侯之禮若旅擯者王使人與之言其享禮皆有圭璋受幣聽辭天子也非行人也若小客則蕃國使者不可直達于天子故行人為之受其幣聽其辭○鄭鍔曰若諸侯遣臣而來大國之臣非已所得専必擯之而見王使自言

其所圖之事若小國之臣來則爵位卑矣受其幣而聽其辭可也○鄭康成曰受其幣者受之以告其所為來之事○黄氏曰此以事特來者也王有見有不見與朝享不同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鄭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易氏說協字見前禮籍下○鄭鍔曰五等之侯四等之臣皆以時入王朝為賓客者也衆國不一則其禮或不協小行人又掌為使而之適于

四方先協而同之使彼知夫朝覲宗遇會同為君禮存頫省聘問為臣禮俾其習之有素行之有常其君所行不下迫於臣其臣所行不上僭於君則名分明而禮典正矣

黄氏曰朝覲宗遇會同諸侯所以尊天子也而通乎兩君之相朝是則皆君禮也存頫省天子所以撫諸侯也聘問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是則皆臣禮也此見于經經無其文注疏家自以意測之言者多誤

達天下之六節

鄭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鄭鍔曰掌節言八節此言六節何也蓋八節有玉有角有虎有龍有人有旌有符有管此言虎節人節龍節皆用金則與掌節之文同言旌節言符節言璽節不言用竹則與掌節之文異蓋彼言所守以為用則制度之所自出此則主於達之天下使無不通而已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
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項氏曰達節則齎六節之法往四方齊等之使皆有
定式可以通達○鄭康成曰諸侯使臣行頫聘則以
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虎人龍者自其國象○王
氏詳說曰天子使者聘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
其為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不同○王
氏曰王節守邦國非其所達

鄭康成曰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王氏詳說曰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一而已○薛氏曰析木為符全木為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管○王氏詳說曰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都鄙諸侯之卿大夫所食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有先君之主曰

都與夫西鄙北鄙是也○鄭鍔曰掌節言守都鄙之角節守則制度不可變行人言達都鄙之管節達則無所不通○薛氏曰天子公卿大夫之采地用角節采地用管節所以所以優於諸侯之臣諸侯之孤卿大夫之殺於天子之臣○賈氏曰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此無璽節○薛氏曰小行人之六節直謂諸侯使者入聘非有貨賄之事此所以不言璽節　司關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則同用符節可知矣

鄭鍔曰凡此六節者有國者君道欲其守而不變故

用金道路門關都鄙皆臣道欲其有自然之節故用竹○王氏曰此惟上所制期無失節而已故以竹為之達之者欲通天下而無不用也

王氏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則以自外達內言之

成六瑞王用瑱圭音鎮公用桓圭侯用信圭音伸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鄭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王

昭禹曰以質言之謂之玉以形言之謂之器以合驗言之謂之瑞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鄭鍔曰六瑞者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以為合符之驗是故以瑞名之使均用以為驗是之謂成成如成牢禮之成亦彼此皆用而終始無虧也○王昭禹曰大宗伯制其度數故皆言執行人奉其成事故皆言用執之以成禮用之以合符行禮者事之大合符者事之小此其辨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賈氏曰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鄭鍔曰幣所以將其禮玉所以彰其德有是德故有是幣然後足以見其誠圭也璋也與夫璧琮琥璜皆玉也所以比德焉也皮也與夫帛

錦繡黼黻皆物也所以行禮用之之際各欲相協然後有以明其物各有所宜也用玉比所尊者之德用物以示在我之誠合者兩兩相配之義其合之也各有義存焉圭者東方之玉帝出乎震陽氣用事物於是生故有君德之用者宜享以圭必用馬以合之蓋乾為馬而震為善鳴之馬坎為美脊之馬皆陽之象也馬象陽之剛有行地無疆之材足以配乎君德之用也○易氏曰圭用於東方有始事之義而馬為璋者天駟為辰次之始亦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

禮南方之玉萬物相見文明著見之地故有文德之著者宜享以璋必用皮以合之蓋皮者虎豹之皮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皆文之生乎自然者也是以配乎文德之著也○易氏曰璋用於南方者也有致飾之義而皮用虎豹有自然之飾亦南方之象故合璋以皮璧者禮天之玉天位乎上萬物無以稱其德故用圜玉以象其體而已象其體而無琢削之文者事之以質也故有天德而尚質者斯享以璧必用帛以合之蓋帛者純素之物不

如繢繡之巧而其體則純乎質足以配乎有天德而尚質者也琮者禮地之玉地之道合六子之功而成之故為物之所宗刻其玉而八方之見其總衆功而皆成也故有地德而可宗者斯享以琮必用錦以合之葢錦者兼衆體然後成集衆美然後就足以配乎地德之大成者也○易氏曰琮用於地而地事尚文錦為華麗之物亦以文為貴故合琮以錦

以琥者禮西方之玉物至秋則揫斂陰功於此而備西方為肅殺之義惟殺故能有威故其德至於有

威者所享以琥必用繡以合之葢畫繢之事雜五色而繡為五采之備繢上而繡下號為陰功之全足以配乎威德之兼備也○易氏曰琥用於西方象乎物之成五采備謂之繡則有物成之象故合琥以繡　璜者禮北方之玉物至冬則歸根復命萬物於此而辨北方為天事之武惟辨故能有斷故德能有斷者斯享以璜必用黼以合之葢黼為斧形王位黼依王巾皆黼之類皆取其斷而已足以配乎辨德之能斷者也○薛氏曰半圭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

黑謂之黼故也小行人用此以和合乎諸侯交好之故蓋情不可見因物而見物既有以彰其德又有以行其禮則歡欣交愛之情備形於此○王昭禹曰凡此六幣皆諸侯以享王為主以其有以通其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有以因其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為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而使之不乖而已

鄭鍔曰六幣皆以和諸侯之好其用幣未嘗無辨故圭璋者二王之後用之璧琮琥璜者五等諸侯用之

玉人之事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又曰瑑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典瑞又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享天子者九寸不瑑享夫人者八寸必瑑瑑皆諸侯所躬行享禮之物也圭璋璧琮俱同於八寸而皆瑑者遣卿大夫頫聘所用之物也二王之後尊而不臣故享用圭璋記曰圭璋特唯有皮馬無束帛可知故曰特特者尊之也以禮天之序覲之則圭璋宜在璧琮之下今列於璧琮之上則其尊可知尊而特之則非五

等之臣所用可知若夫五等之侯則聘天子用圭而享天子用璧聘夫人用璋而享后用琮玉人但言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知享后用琮者琮以象地非享天子之玉故也其為國客自相享則享國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玉人但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而知享國君用璧者葢覩用琮以享夫人則知其必用璧以享君舉卑以見尊之義也諸侯自相享所用如此則二王後用以享諸侯者亦如此也所用圭璋

者特享天子則用之耳若夫琥璜則子男享諸侯所用也○易氏曰璧琮琥璜則施之於帛錦繡黼也圭以馬璋以皮則皮馬不上堂故圭璋言特記曰圭璋特達德也又曰束帛加璧尊德也以至琮之於錦琥之於繡璜之於黼亦莫不然如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諸侯相朝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再就以頫聘則諸侯固得而通用之矣如又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惟禮器曰琥璜爵又非子男所得專用以為享者也要之合六幣之說即庭實之事諸侯用之以享天子亦用之以自相享之禮聘以爵命為之隆殺則不可知以典瑞及玉人無明文不可臆說也何以知之以侯伯所用知之也侯伯執圭者也其相享以璧琮則下其瑞一等矣

子男執璧旬享諸侯亦以璧則爲不下其瑞以此知其用琥璜也知其不用琥璜以享天子者蓋五等諸侯通用璧琮以享王與后故也馬所以貴於皮而配圭者以太王事狄觀之先事之以皮帛乃事之以犬馬乃事之以珠玉則馬貴於皮矣聘禮言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車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則用馬可知服不氏言賓客之事則抗皮儀禮言賓入門揖遜升致命張皮則用皮可知帛所

以貴於錦而配璧者以婚禮覿之納徵以束帛享贈

送者以束錦以聘禮覿之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

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

之束錦以食禮覿之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

錦則帛貴於錦矣繡所以貴於黼而配琥者以畫繪

之事覿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謂之玄

地謂之黄而五采備乃為繡白與黑二色乃為黼則

繡之功多於黼也繡使人見之有肅心焉而黼特以

斧形為之以示斷此繡之所以貴於黼黻其天子酬諸侯則用琥璜知其為酬諸侯之幣者以禮記曰琥璜爵琥璜非爵名而云琥璜爵明以送爵也謂享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此所合之玉與大宗伯祭天地四方之序不同蓋彼所以禮神禮神者必象其類此言用以和好比其德而用其禮所用者有尊卑差等也〇黄氏曰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幣之合也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侈不及則陋

失禮相責望間隙生而其好隳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是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家引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禮逸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束帛二王自相享退用璧琮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皆斷闕不完難信

總論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摯享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享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苦報反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王昭禹曰病疾為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利傳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賈氏曰案宗伯云以喪禮哀

死亡此云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也穀不熟為凶凶甚而為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賈氏曰宗伯云荒禮哀凶札此云國凶荒則賙委之者彼謂自貶損此謂令他人以財委之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犒禬犒其勞而稟之則謂之犒○鄭司農曰犒謂犒師會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禬○鄭康成曰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賈氏曰凶禮有五唯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

○王昭禹曰福事則在所慶賀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賈氏曰嘉禮歸脤膰此不言者諸侯無自相歸脤膰法也嘉禮六此惟言慶賀者飲食冠婚賓射享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相交通之物　禍烖則在所哀弔大宗伯所謂弔禮哀禍烖是也○鄭康成曰禍烖謂水火　○賈氏曰吉禮軍禮賓禮並不言者天子頒之非通行之事也

李嘉會曰凡此五物者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是法諸侯不得自相往來小行人所以令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使之守吾土必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必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遠近勢雖有內外而利害休戚實吾一家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之官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烖則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焉○鄭鍔曰上云六物指六幣之物此云五物指賻補賙委之物行人用六物以和諸侯之好正

為此賻補賵委等之五物而已不然遇此五物俱坐視而不以為意不治其事故何以謂之和諸侯之好哉賻補以財賵委以粟槁禬以宴勞之禮慶賀以贊美之言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治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黄氏曰不獨賻補賵委槁禬慶賀哀弔之而已必且治其事故而使齊馬澶淵之會無歸于宋春秋尤之宗伯大行人慶賀槁禬天子之於諸侯者已見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音洛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賈氏曰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録别為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别善惡俱有故利害逆順並言其悖逆一條専陳姦宼之事其札喪一條専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専陳安泰之事○鄭鍔曰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圖此則載之以書案圖所以知其形案書所以知其事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順謂於王國之法或從或違

也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為一書無以知罪惡之輕重猶圖也謂將有犯令之謀也然猶有二義已如此而猶如此也曾犯令矣今猶犯令焉與圖謀之義不同札喪也凶荒也戹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也不為一書無以知遠民之憂也康樂謂民之樂和親謂鄰國之交歡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不為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李嘉會曰反命于王既已周知天下之

故王必有以處此矣○易氏曰上經以其五物治其事故謂其事皆有故也從其故而治之則五者之事無不舉此特言周知天下之故則非若上五物之有事可治也從其本焉者治之而已五物者為故雖不同而其本皆在乎民○李嘉會曰故者必求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然也

鄭鍔曰大司徒土會之五物則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言之保章氏救政之五物則以天星星土十二歲五雲十二風言之此以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

弔爲五物又以五書爲五物蓋不麗於物者無方無體不可得而執據是之謂道若夫可以操執而見於用事則可名以物一也故皆謂之五物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掌九儀之賔客擯相去聲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賈氏曰九儀即大行人九儀○鄭鍔曰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進退周旋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賔客之容正謂

是儀耳○李嘉會曰儀者禮文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雖夫子亦從周之文則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於儀文尤急故曰周尚文此儀既設人情委曲行乎揖遜儀容之節自然有士君子之行司儀之職特司之而已

鄭康成曰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賈氏曰擯即下文交擯者相即下文惟上相入者是也○鄭鍔曰曰擯曰相○王者擯在門外主接賓也相在廟中輔行禮也

昭禹曰公侯伯子男之為賓孤卿大夫士之為客大

行人則辨其命等其爵而待之以禮司儀則掌其擯相之禮而已○鄭康成曰以詔者以禮告王○鄭鍔曰行禮之際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儀容辭令揖遜之節使動容中禮為盛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辭令以出語言揖遜以交接言

總論

孫氏曰所謂賓客者非列國之君即其卿大夫也彼皆來享來王於我者而先王與之講賓客之禮若敵

已然自今覲六服之君各以歲時赴朝覲宗遇之會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飧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頫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先王之治天下國家豈無急政要務而乃費國力於此哉水心曰學者徒謂其揖遜周旋之美不知周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參以詩書所紀則唐虞三代之為國家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

以禮義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於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攷之不詳因亦併廢管仲或未之思也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宫旁一門

鄭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王氏詳説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一皆為壇於國門之外加方

明焉天子祀之蓋以為盟主也方明之制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東圭南璋西琥北璜然不用蒼璧黄琮者以祀日月之神為主耳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也案覲禮為壇各因其方春則帥諸侯朝日於東郊為壇於國東夏秋冬亦如其方是覲禮之有壇也案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搢大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禮之有壇也此云合

諸侯者謂大會同耳巡守之制亦如其會同但會同為壇於國門之外而巡守為壇於方岳之下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壇之所作也其制為壇三成即覲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葢從下向上為深發地一尺上有三成則總四尺矣○鄭司農曰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賈氏曰令為壇三成者謂令封人為壇三成○王氏曰為壇三成則為三等焉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宫旁一門即覲禮所謂宫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葢壝土為壇壇外為宫每旁一

門則四門矣○鄭鍔曰王之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闢四門之意也朝覲皆有壇而此言於合諸侯者蓋合諸侯之禮大而壇之禮特以行將幣之禮耳若夫聘禮之壇則未入境為壝而無宫亦無尺數惟其象而已此聘禮所謂入境一肆為壝無宫者是已春秋之時合諸侯之禮不在天子而在諸侯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而椒舉引六王二公之事以為證其僭甚矣為壇之禮不朝於天子而朝於諸侯襄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舍不為

壇而子產以爲大適小則爲壇有五美焉是用作壇以昭其功小適大有五惡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是知春秋諸侯之壇又非祀方明之壇比也但春秋諸侯作壇以爲舍而已其去司儀之禮意愈遠矣故杜氏注云諸侯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康成曰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賈氏曰皆明堂位○黄氏曰所謂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蓋此時也諸侯旅見不為賓主春秋傳曰周公朝諸侯之禮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可見於此鄭謂四時之朝皆如是則不然今覲禮自天子為宫以前皆秋覲也無禮山川丘陵事又鄭言既祀方明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覲禮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尤誤覲禮

自至郊王使人用璧勞秋覲也自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時會殷同也鄭注亦然○賈氏曰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面見諸侯乃揖之○鄭鍔曰乃若王則無時而不南鄉○鄭康成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李嘉會曰上揖不舉手起就地揖之時揖則畧舉手起而後至地天揖則高揭手起而後至地○王昭禹曰庶姓諸侯異姓同姓則王之親也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

鄭鍔曰諸侯之中有庶姓有異姓有同姓王揖之之

儀欲適中故有土揖時揖天揖之殊土揖者猶今人俯而致恭其手至地也時揖者不高不下適乎中正如天道之運平分而為四時也天揖者天位乎上舉手揖之舉而上也土揖者卑而致恭也時揖者得禮之中天揖者尊而不屈也○劉執中曰土揖庶姓致恭于賢也時揖異姓平見姻族也天揖同姓覆庇其宗也土所以養育之時所以生成之天所以蓋冒之王者接下思恭禮一而已今於庶姓則土揖而俯身於異姓則時揖而直身同姓則天揖而仰其身揖以成禮而有三

等之殊恐非待下之道先儒謂此司儀詔王降壇揖諸侯直據揖之儀容從下至高耳由此言之三成之壇三姓之位而有王三揖之殊殆因壇之高下而為此上下之節歟司士治朝之儀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待羣臣之禮也此則待諸侯於壇坫之上各辨其等故與之異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

等

鄭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所謂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歟○賈氏曰上二丈四尺為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王氏詳說曰每等兩廂各丈二尺以為諸侯奠玉之所共九十六尺矣

諸侯各以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賈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

王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

王氏詳說曰此以爵之尊卑而為之等殺也會同受贄受享一皆於壇○黄氏曰此行朝禮鄭以執玉前見王是也覲禮四傳擯蓋王升壇諸侯位在壇下王擯四旁傳擯無所特為也此則各有擯為賓主故曰及其擯之及此時也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蓋不獨指會合諸侯時當時在國朝享禮食通掌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是為上中下等鄭言壇之奠玉處非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鄭康成曰將幣享也○鄭鍔曰既奠玉則拜而獻其

國之所有以為幣其獻也亦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巳將幣則王祼以鬱鬯其祼而禮之亦各於其等故曰亦如之○黄氏曰三享再祼一祼酢不酢已見大行人大行人掌其禮籍司儀掌擯相以詔儀容辭令揖遜之節而已亦如之言擯者各以其禮亦如上三等也鄭言將幣三等亦謂壇三成恐非疏家遂證成之將幣當時在廟此所謂壇壝宮也始合升壇見諸侯謂之覲遂行朝享之禮雖其詳不可攷至若因壇三成為三等則以不然當時在廟其禮亦三等

王燕則諸侯毛

鄭鍔曰朝享已畢王燕之以示慈惠則擇髮鬚之白

者坐乎上所以明貴老之禮朝禮尊尊行人言享禮
會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者蓋國之正禮有享有食
則有燕可知此則會於國中之寢以示恩也燕禮親
親上齒而言毛者血氣衰則毛髪變貴老之禮宜以
齒為高下今以燕而尚恩故唯以老而髪之變異者
為上人亦有早衰而髪先白者亦有年高而髪尚黑
者若只取其毛髪之變者而尊之則早衰而髪白年
尚未及者或在年長者之上矣余以為諸侯之毛亦

以齒為上

黄氏曰當諸侯之入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天下之達尊而仁於天下也尤不可食頃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

其所貴而加之然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者序齒而已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凡諸公相為賓

鄭鍔曰此記諸侯國之禮儀也諸公相為賓客者謂其爵同為公者相與交際而為賓主也

主國五積音漬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積以供其費用其數五○鄭康成曰賓所停止則積○賈氏曰積

若遺人云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問以問其間闊其數三此二禮皆三辭○易氏曰示不敢當也○鄭康成曰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然後拜受欽其供給之惠與欽其問訊之禮○鄭康成曰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不登堂也○鄭康成曰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賈氏曰先鄭以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命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鄭鍔曰致積致問之際賓主皆旅擯之禮旅擯者不上

下相傳直賔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兩君相見則交擯此特使卿大夫致之臣道卑直對之可也○賈氏曰再勞者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為之也○王氏詳說曰諸侯於天子小行人逆勞于畿大行人勞于遠郊及近郊至於國天子館之而已至於諸侯之相為賔則境勞與遠郊勞使卿近郊則主君也案此司儀先三問再勞然後繼之以主君郊勞是已然鄭氏必知其再勞使卿者以聘禮遣卿行勞禮勞臣以卿則勞君以卿也明矣此勞之所以少崇○鄭鍔曰或使卿或使大夫皆三辭者辭其勞也於遠不敢當也○鄭康成曰三揖謂庭中時也○鄭鍔曰三揖者

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登登堂也拜受受其勞也

○李嘉會曰再勞必有拜送送其使還也○王昭禹

幣下拜於堂而登受之

曰勞禮重於問禮非特拜受而已於使臣之旋也又

從而拜送之○易氏曰重主君之命○鄭康成曰此

從來至去之數如此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

還再拜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有交

擯之禮○賈氏曰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賓陳九介主君於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即疏說諸交擯者例當如是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賈氏曰賓辭主君以禮來于外也辭不獲

巳賔乃乘車出門以逆主君拜主君之辱而臨巳○賈氏曰三揖即聘禮入門當曲當碑為三揖○鄭康成曰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升堂○王昭禹曰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受幣也○賈氏曰拜受賔再拜乃受幣也主君亦當拜送不言文省也○鄭鍔曰受勞訖乃出車以送主君三還而辭之乃再拜而別○賈氏曰車送者賔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遂送之三還辭之再拜者賔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鄭康成曰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

車軹也

致館亦如之

鄭康成曰館舍也○鄭鍔曰客至而後館君又以禮親致之其禮亦如郊勞也○王氏詳說曰諸侯之於天子其館之也初無所致賜舍而已至諸侯之相為賓則有致館之禮焉案覲禮云賜伯父舍賈氏以為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所使者司空歟但使人以命致之初無束帛而侯氏受館猶儐使者用束帛乘馬所

以尊王使也致命以館者司空也眡館者又小行人也此司儀云致館亦如之繼於主君郊勞之後是知其君親致也然鄭氏必知其大夫授之者以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之耳但聘禮以大夫授館於臣此諸侯相賓既親致館則其授館當使卿也明矣此館之所以少異也

致飱如致積之禮

鄭康成曰飱食也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鄭鍔曰

賔已入館乃致小禮謂之飱飱夕食也言其微而寡也其禮與始來致五積之禮同蓋遣大夫故三辭拜受旅擯而已○王氏詳説曰鄭氏必知其致積致飱使大夫者以聘禮使宰夫朝服設飱而積視飱牽耳但聘禮以大夫致積致飱於其臣此諸侯相賔君旣親致饗與夫送其飱積使卿也明矣此致之所以少異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賔車進答拜

賈氏曰幣即圭璋也○王昭禹曰將幣賔享主君也○鄭鍔曰及廟中將幣必交擯主君三辭其將幣之

禮乃出車而逆之拜其辱賓車進而答拜君之迎已也○賈氏曰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此並在主君大門外○王氏詳說曰主君郊勞之時有車逆拜辱之事將幣之時又有車逆拜辱之事車送拜辱其字雖同其理亦異此又所以見賓與主君之迭為賓主也方其勞於郊則賓為主人而主君為賓矣是賓以主人之禮車逆主君而拜其辱者辱其主君之遠出耳及其將幣於廟則主君為主人而賓為賓

矣是主君以主人之禮車逆其賓而拜其辱者辱其賓之遠來耳

三揖三讓

項氏曰主君三揖賓三遜○楊謹仲曰公朝於天子之禮去門九十步今司儀乃諸公相為賓而注言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則是君臣之分非敵國之禮也既言車逆拜辱賓拜答拜則賓主相拜不應在九十步之外蓋三揖者讓行也三讓讓入門也及廟後三

揖者讓分左右也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鄭康成曰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鄭鍔曰每門至一門則止止謂絶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事不可止也○賈氏曰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迴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别院為之則有二門門傍皆有南北隅牆隅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也上相入者即上擯上介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為鴈行於後知不全入而為絶行在後

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絶行在後後亦入廟也

王氏曰每門止一相則為將致敬于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

賔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賔拜送幣

賈氏曰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賔賔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也○楊謹仲曰此三揖讓分左右也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右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

然後客復就西階此所以至於三揖也三揖則讓登也曰登而先言再拜受幣後言賔拜送幣則是三讓之後主人先登而賔後登可知矣○黄氏曰賔讓讓不敢登若將於堂下成禮焉既登主人再拜拜賔至賔始授幣主人受賔乃拜送幣言賔拜者見上為主人拜也鄭改授為受不必○王昭禹曰不曰受而曰拜而受之授者以主君於賔授幣則○賈氏曰賔拜送幣者賔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王昭禹曰主君拜授幣尊其

所享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五積三問言三辭而不言三揖再勞郊勞言三揖而不言三讓及將幣言三辭於車逆拜辱之時言三揖三讓於每門止一相之時又言三揖三讓於登再拜受幣之時鄭氏以前所謂三揖者謂相去九十步之間揖之使前賈氏以後所謂三揖者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二家之說最得禮意矣蓋車

逆之後則是未入廟門也其所以為揖者在賓主朝位之間耳得不以揖之使前為說乎是此三揖謂揖之數有三也得揖使前之後則是已入廟門也其所以為揖者在門在曲在碑之間耳得不以揖之使入為說乎是此三揖謂揖之處有三也是字雖同而理則異也事異則曰辭事同則曰讓於每門止一相而言讓者謂同乎入門而必讓也於登再拜受幣而言三讓者謂同乎升堂而必讓也豈非事同而曰讓乎

乃若五積三問則曰三辭謂辭其積之與問也再勞則曰三辭謂辭其勞之致幣也主君則曰三辭謂辭其以禮來於郊也拜受則曰三辭謂辭其升堂受勞也將幣則曰三辭謂辭其以車逆於廟門之外也車送則曰三辭謂辭其以車送於廟門之外也辭讓兩字對文則然散文則否記曰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每事如初

鄭鍔曰賔送幣於主君則再拜而送之每送幣其禮

皆同謂之每事者蓋有三享故也○黄氏曰案國客授幣不云每事如初之儀疑享禮皆當出而復入裸亦然春秋傳晉侯出入三覲王享禮命之宥其節亦如此故言每事如初正謂享也○鄭康成曰謂享及宥

賓音擯亦如之

黄氏曰鄭以賓當為擯國客賓使者亦為擯上於下為禮敵為擯此謂灌恐是然賓以賓客之禮相待遇為義如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也雖不改字亦通○王氏詳説曰諸侯於天子天子再祼而酢所以禮於上公也一祼而酢所以禮於侯伯也一祼不酢所以禮

於子男也其祼祼之也則以禮為言諸侯之相為賓其
祼之也則以擯為言蓋於主曰禮於敵曰儐禮器云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是諸侯之有灌禮也不曰禮而
曰儐者案聘禮云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
束帛乘馬是侯氏之禮於天子使者曰儐其
相禮則亦曰儐也明矣此祼之所以少異也○鄭鍔
曰儐亦三揖三讓○易氏曰謂儀容辭令揖遜之節
皆如將幣之禮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音避
鄭鍔曰及朝享畢而出主君以車送賓則三請於賓
請留而勿行也一説請賓登車已以車送也賓不敢

留主君一進進至於三則賓出亦遠矣乃再拜而送之賓見主君之一請則一迴車而辭之三辭告辟言已當去不敢留也○王昭禹曰凡言三讓三辭三避者有所不敢進則讓有所不敢受則辭有所不敢當則避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王昭禹曰熟食謂之饔可食之物生氣存焉謂之餼○鄭鍔曰致饔餼者盛禮也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

則親往致之○王昭禹曰還圭謂賓享主君用圭以將意畢則還其圭於賓也○鄭康成曰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鄭司農曰公子重耳受飧反璧饗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致賄謂賓去而賄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賓至于郊也其逆送揖讓辭受之節皆如將幣之儀

鄭康成曰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

王氏詳說曰諸侯之於天子致積致飱則使大夫致饔餼還圭與夫致贈郊送則使卿諸侯之相為賓則致飱致積使大夫致之而已其致饔餼與夫還圭贈送則皆親往焉案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君使卿還圭于館夫遣卿歸饔餼還玉於諸侯之臣則於其君必親往矣此司儀以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如將幣之儀正所以見其有三辭三揖之禮豈非親往乎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鄭司農曰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鄭鍔曰主君致禮其盛有六賓所以謝之者唯謝其至重之禮而已饔餼饗食皆為禮之盛賓將去則謝此三禮耳其餘還圭致贈之類不必謝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鄭鍔曰先鄭以繼為復主君之禮康成以主人禮賓

既多非賓所能復改繼爲償償者報也擯之者主君
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致賵郊送之時主君親至賓爲
主人主人爲賓故必償之也謂報爲償者敵者曰償
故也償之之禮與主國同欲無加於主人而已然有
改字之嫌不必改可也○易氏曰先王制禮有施有
報而施報亦有輕重之辨惟其有施有報此賓所以
有繼主君之禮惟其施報之欲稱此賓之報不能如
主君之禮特如王國之禮蓋主君使卿勞賓於境必

為致幣故有拜受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覲禮考之賓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此天子勞賓之禮則知諸侯勞賓亦以幣此所謂主國之禮豈有往來交際而復其禮費如市道之交者耶○鄭康成曰禮者謂玉帛皮馬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鄭鍔曰侯伯子男相為賓各以其禮從其命數之高

下因其國之小大所用之物不與諸公同○賈氏曰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襘饗飱積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若夫揖遜辭受之儀無以異焉蓋禮以定名分儀者交際之容而已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鄭康成曰謂相聘也○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禮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為客故曰相為國客君尊故以賓言之而曰相為賓臣卑故以客言之而曰相為客○王氏詳說曰上言諸公此言諸公

之臣皆舉公以見諸侯伯子男耳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舉上公之臣耳上公以九為節而臣降其一舉其上以及其中下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王昭禹曰諸侯五積其臣下其君二等故三積○賈氏曰三積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鄭鍔曰客始至則三積皆三辭然後拜而受之不言登受者受之於庭也○賈氏曰知受之於庭者上諸公即云登登謂登堂此不云登故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諸公之臣為客與諸公為賔其勞其問其積其享其食其牢禮其朝位賔主之步又有大異上公言積言問而此言積不言問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其大夫耳案聘禮云及大門内公問君賔對公再拜是已故此下文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蓋廟有中門有大門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内也若夫侯伯之臣則又不致積矣以其聘禮

主侯伯之臣爲言而初無積事也夫豈無禾米薪芻
但無以束帛致之耳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賈氏曰案聘禮此亦近郊勞之也○王氏詳說曰上
公於再勞言主國於郊勞言主君此言大夫郊勞者
蓋上公近郊勞遠郊勞皆使卿大夫諸公之臣則使大
夫及士耳案聘義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則是主
君不親勞也上公之臣如此侯伯可知○鄭鍔曰及

遣大夫來而郊勞則行旅擯之禮○黄氏曰案諸公相為賔敵則交擯不敵則旅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擬於君也後鄭謂旅擯皆陳擯位不待傳辭恐是但不必改旅為臚諸公之臣初為國客廟中將幣旅擯亦為不敵也諸公相為賔大夫再勞不擯主君將親勞大夫不陳介容亦不陳也臣為國客積亦不擯案掌訝委則致積是則國客不遣使也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主君不出使者代君陳介而致之也其義恐當如此○王氏詳說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擯於將幣言交擯於郊勞將幣皆言旅擯而積又不言擯者又所以見其禮之殺也然案聘義介紹而傳命則是交擯乎曰非也謂賔來至末介下對上儐

傳本君之命也非謂得傳其已之辭也上公之臣如此侯伯可知○鄭鍔曰三辭不敢受勞而拜其辱也○賈氏曰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内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也○王昭禹曰公車逆拜辱故臣則拜辱而不以車

賈氏曰三讓讓升堂也登堂聽使者傳主君勞問之命○王昭禹曰聽命既畢於是下堂而拜然後登堂而受主君之命○鄭鍔曰又登而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君之命而致敬也○王氏詳說曰上公言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而

此言登聽命下拜登受者蓋上公受勞於堂而拜受於堂上公之臣受勞於堂聽命之後下拜於庭然後登而受之若夫侯伯之臣則又受勞於庭矣案聘禮賓揖至門内勞者致命則不受勞於堂也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矣

賓音儐使去聲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鄭康成曰賓當為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賈氏曰禮畢出門賓以束帛儐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也使傳命訖

鄭鍔曰使者退而去則客拜而送之

致館如初之儀

易氏曰案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旅擯以至登受亦如郊勞之禮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致殯如致積此不言致積者蓋上公之臣三積夫豈不致積哉但積視殯牽上言致積所以見其致殯也上公之臣則不復致殯矣非無殯也但設而不以束帛致之耳案聘禮宰夫朝服設

飧又云飧不致賔不拜不致則不拜矣言侯伯之臣飧不致舉其中以見上下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

賈氏曰將幣亦謂圭璋也○鄭鍔曰將幣所以享主君也旅擯三辭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也○鄭鍔曰客臣也故不交擯不敢敵主君也三辭者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己也拜逆客辟者主君遣上擯納賔賔入大門主

君在大門内南面拜賓○鄭鍔曰三辭其將幣之禮辭不獲已則拜而逆客也

以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避君拜也○鄭鍔曰客不敢當主君之逆則退而辟之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此言拜逆客辟者葢上公有車逆之禮上公之臣則拜逆而已上公有答拜之禮上公之臣則辟而不答拜不敢當主君之尊也案聘義君拜逆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是拜聘君也非拜使者也故

拜逆拜受拜問君拜問大夫皆辟而不答拜者亦猶聘禮賔再拜勞不答拜與禮有不答拜者不同等也○賈氏曰三揖者亦揖之使前○鄭鍔曰客進而入門則三揖賔主各有介每門各止一相及行禮則唯主君之介入客之相者不入所以然者客臣故也既以臣道自處故不敢用相嫌與兩君相敵也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此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蓋上公九命上公

之臣則七介上公之上介使卿上公之臣上介使大夫上相即上介也案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鄭氏謂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大夫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如之唯君相入則是已之上相不鴈行而入也

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賈氏曰三讓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此據客而言之

也拜客三辟者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賔喜至此當幷拜受幣客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也○王昭禹曰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易氏曰所以異於諸公之拜送幣者不敢當主君也○鄭鍔曰謂之每事事事皆如初之禮文也○鄭康成曰每事享及有言○王昭禹曰亦與諸公拜送幣之後言每事如初同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賈氏曰此三者皆於聘之日行之故并言之○吕氏

曰聘禮賓卒聘事請覿擯者入告出辭乃請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入拜送醴此君親禮賓也○賈氏曰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鬯賓卒聘事奉束帛請覿所謂私覿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面如覿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也或有以私面為見君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見君見卿之別此篇及聘禮所云私覿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即

私覿亦可為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王氏詳說曰私覿私面之幣皆其已物者以聘禮惟有君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賔介私覿私面之幣至於賵幣如其覿幣聘禮所謂賔將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還以至本國陳幣于朝則上賔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此所以知聘者之私覿私面其幣皆其已物也○鄭鍔曰或謂聘有私覿而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者何耶余以為與君偕來之時君方有朝覲之事而大夫行私

覿之禮則是外交也是故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若夫國君遣臣來聘則得以私覿故孔子曰私覿愉愉如也而左傳言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也不曰私覿而曰私面者聘禮注云謂之面威儀質也或者謂於君謂之覿卿謂之面不知此言私面而下文有君答拜之文則非卿謂之面矣棄疾見鄭伯亦謂之面或說非也

鄭鍔曰禮也私面也私覿也凡兹三禮皆再拜稽首

以致敬主君答之以拜不敢以臣道受之也○王氏詳説曰禮家臣不稽首所以辟君也至於見外國之君則如其君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臣之拜君則稽首君之答拜則空首此再拜所以異於上公也○王氏曰君答拜則不稽首以主君而容臣故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鄭康成曰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王昭禹曰出及中門之外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

致敬焉未可遽問而勞之也○李嘉會曰前之將幣皆是介擯傳辭未及相親今既私面則相親矣故可問君問大夫○鄭康成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氏曰此未知所出或曰孔子聘問之辭

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鄭鍔曰再拜而思所以對蓋未對也君答之也客於君拜之時乃辟君

拜而對其所問也主君問其國之大夫客即對之不須再拜與辟也大夫卑於君故直對其問也主君勞已跋涉之勞謙不敢當其問故再拜稽首以致謝明其感戴之深也主君答其拜客趨而辟之不敢當主君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此四者皆盛禮也然致饔餼則如郊勞之禮者以其不

比國君爲賔而饔餼之盛故也郊勞行禮而已○賈氏曰同使卿戚儀進止饗食還圭則如將幣之儀者與上文將幣儀同以其饗食大禮也圭者彼國之君所執以致聘之物故禮如將幣敬其君之意也○鄭康成曰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賈氏曰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賔皮弁襲與將幣同自餘則别○王昭禹曰如將幣之儀者饗食還圭其禮重於饔餼可也

王氏詳説曰上公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至上公之臣則致饔餼如勞之禮謂以大

夫致之君不親致也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亦謂以卿致之君不親致也然言如將幣者但郊勞其禮簡將幣其禮詳耳案聘禮云君使卿還玉于館又案聘禮云公於賔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然還玉使卿而饗食亦有親與使人致耳此致饔餼饗食之異於上公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鄭康成曰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〇鄭

鍔曰客不敢當主君之親臨故辟之而使介受其又問之命主君因此遂拜以送客也客即從君之後至朝而拜謝君之有送已○李嘉會曰館客者留客也親受其命而不留幾於與主君抗故辟而使介受命從其後拜君之辱於朝○王氏詳說曰上公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鄭康成曰禮賜謂乘禽○鄭鍔曰既有饔餼饗食之

禮矣又有乘禽之賜者加恩惠也於君拜辱之明日

客又親至朝而拜加惠之禮賜謂其待已有加而無

已故也既拜其賜即行焉不復留也主君於其去又

致積焉如始入之數○賈氏曰入與蓋芻薪米禾之出皆三積也

類不可一日缺也所以知禮數為乘禽者聘禮云賓

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之○黄氏曰賓之拜禮拜饔

餼拜饗食賓敵有拜有不拜且有繼禮此拜禮賜臣

不敢敵君皆當拜直曰禮賜於其行也而拜之○李

嘉會曰國君將去則有致贈郊送今止曰客拜禮賜遂行亦無郊送之禮者前將君命待之不可忽君命既將則臣也待之不可過如入之積則三積也

王氏詳說曰禮大夫不饗君謂不敢與君抗禮也至於使外國亦如其禮諸侯之於諸侯則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但無積問飱勞之禮耳此無繼主君之禮所以異於上公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

如之

鄭康成曰爵卿大夫士也○李嘉會曰以爵相為客足矣何必以其國之爵國有小大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之士故不止曰爵必以國之爵言也○鄭鍔曰凡侯伯子男之國其臣相為國客皆以其爵命高下為禮若夫見於揖遜之間儀容則與公國之臣同故曰其儀亦如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上下之

鄭鍔曰禮儀見於形貌〇王昭禹曰禮儀所以相接　辭命見於答問〇王昭禹曰辭命所以相與　餼牢者禮之常也〇王昭禹曰賜牢禮之屬　獻者禮之加也〇王昭禹曰禽獻之屬　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視其爵之尊卑而降殺以兩也〇賈氏曰上經之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云二等即大行人下其君二等大夫士降殺以兩也從其爵者以三等降殺從三等而為之也

黄氏曰九儀公侯伯子男其命五孤卿大夫士其爵

四其待賓客之禮公侯伯子男為三等至邦交不以命而皆以其爵為二等諸侯敵也與天子自應不同

凡賓客送逆同禮

王昭禹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如一而已○易氏曰逆非止於郊勞凡有以奉其來者皆是送非止於郊送凡有以厚其往者皆是始終如一禮主乎敬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鄭鍔曰諸侯交際之禮視國之大小報復之禮因物之重輕交大國則其幣以多為貴交小國則其幣以少為貴是之謂稱若夫待其使者亦視其幣之多寡而為豐殺疏謂此乃享幣非圭璋璧琮也賄用束紡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之用禮用束帛所以禮聘君而報其享焉○王昭禹曰各稱其邦而為之幣者稱其邦之大小而為幣之隆殺以其幣之隆殺為禮之厚薄也如是則賓之所以繼主君而主君所以禮

賔者皆無過不及矣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鄭康成曰謂擯相傳辭時也○鄭鍔曰凡行人者司儀掌客上所言者皆賔客之禮儀也而又掌大小行人之儀為行人者當其相禮則不可向東亦不可向西亦不可向南亦不可向北常視賔主小前郤隨機旋轉不常厥處東方之明而日出為朝朝東也日入於西為夕夕西也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

南面也客荅君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向北也

周禮訂義卷六十八